

散文

不易察觉的爱

■谢新旭

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在我的记忆里，为了我们兄妹，他们终日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没过上一天轻松生活。

如今，我们兄妹都已在城里安家，不再依靠父母生活，偶尔还能“反哺”他们一下。于是，我们兄妹商量后决定把父母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居住，让他们过过儿孙绕膝、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样，既能让他们安享晚年，也能圆了他们多年来的梦想。我知道，在我读高中时，父母就盼着我考上大学、在城里安家落户，他们就能像邻居一样跟着孩子到城里生活。

我给父母规划了到城里后的幸福生活：母亲悠闲地到菜市场买菜，幸福地给我们接送孩子；父亲早晨到河边遛遛鸟，中午到小区和人聊聊天，下午到公园散散步。晚上，一家人围着餐桌热热闹闹地陪父亲小酌两杯。

于是，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谁料话刚出口，父亲就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好意。我们再三追问原因，父亲才笑着说：“农村多好啊！机械化耕作，我们站地头看着就行了，只当遛遛弯。农村空气好、邻居也好，生活舒服。城里到处是车，乱糟糟的，喝口水还得掏钱，住了几年的邻居还不知叫啥名字，干吗去受那份洋罪。”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也只好暂时作罢。

但我们毫不气馁，每次回去探望父母时，都和他们商量到城里生活的事儿。同时，我们也对母亲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此招果然奏效，母亲不但加入了我们的阵营，还做起了“策反”父亲的工作。但是，无论母亲如何“策反”，父亲总是“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始终坚持不离开老家。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后来母亲竟然被父亲给“策反”了，也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

无奈，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并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不得再干农活，否则必须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面对我们的“威胁”，父母好像妥协了，不再整天在地里忙东忙西，而是过起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父亲在庭院里开辟出了一小片菜园，春夏季种点豆角、番茄、西红柿，秋冬季种点白菜、菠菜、胡萝卜。母亲则在庭院一角养了几只小鸡、小鸭。每每看到此景，我都感叹不已，想着将来退休后也要回老家种点菜、养几只鸡，享受一下“采菊东篱下”的恬淡生活。朋友来了，也要“具鸡黍”，与之“把酒话桑麻”。

但最近却隐隐约约听说父亲和几个邻居一起组织个建筑队，给人家建房子。每次谈起此事，母亲都闪烁其词，父亲则信誓旦旦地说他从不干那活儿。后来，疑点越来越多，

我决定来一次“暗访”——不打招呼回去看看父亲究竟在做什么。“暗访”揭开了事情真相：父亲竟然背着我们偷偷地参加了建筑队，每天早出晚归，给人家建房子。而只要我们回去探望他们，得到消息的父亲就请假呆在家里，侍弄他的小菜园，以“迷惑”我们。

当时正值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股股热浪从地面升起，感觉像在烧热的蒸笼里一样。树荫下，几只小鸡眯着眼在打盹，一条大黄狗趴在地上张着嘴，舌头伸得老长，不停地喘着粗气。工地上，几个中年人光着膀子，被太阳晒得黝黑油亮的脊背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弯着腰、弓着背，黑瘦的胳膊无力地拖着小拉车缓缓前行。顿时，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看见我，放下小拉车，撩起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平静地说：“在家没事儿，会闲出病来，几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还能挣几个零花钱，多自在！”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是父母在经济上给我们“减负”，他们正以一种不易察觉的爱在默默地关爱着我们。这就是父爱、母爱的伟大之所在吧。

诗歌



想起故乡

■路雨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缕炊烟
让我想起了故乡
想起了我的母亲
想起了灶膛旁
母亲劳碌的身影
袅袅的炊烟
从我家矮矮的墙头上爬过
很诱人
用不着咀嚼
就能感觉到它的味道
好香好香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条小河
让我想起了故乡
想起了我的姐妹
想起了她们的歌声
一首一首
像雨像雾又像风
被一双双纤巧的手
揉进了水中
很生动
潺潺的石门河
从村外浓浓的柳荫里娓娓而过
交织着爱与恨的故事
拧成了心中洁白的浪波
好多好多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轮沙丘
让我想起了故乡
想起了故乡的黄昏
托起长长的雁阵
从蔚蓝的天空掠过
想起我在那里劳作晚归的情景
金黄的沙丘
在落日的余晖里铺展开来
映出了家乡丰腴的轮廓
很清晰
把故乡融入一种自然的风景
好美好美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村庄
总撞击着我的相思
它的根
盘根错节
扎在我流淌的血脉里
于是
从那里走出来的人
都管她叫故乡
故乡
那里的一切
都那么熟悉
那里的一草一木
都让人依恋
那里的每一句话
都让人感到亲切和激动
好真好真



诗歌

散文

中秋月夜拾零

■薛顺民

醉卧到天明。

一
驱车向故园，
朗月天边悬。
久叙桑榆事，
星寒人忘还。

二
明月照归途，
家家飘桂香。
风高天地远，
谁与共寒霜？

三
霜凝秋月夜，
独自问长天。
寂寞广寒冷，
香侵怎入眠？

四
玉露生寒气，
清风满翠楼。
幽忧观皓月，
万里共清秋。



心愿

■刘忠全

我的母亲已年近半百，岁月风霜和生活的磨难使她过早地衰老，她的身躯也渐渐佝偻了。所有母亲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是万般慈爱的，而孩子对于母亲呢？孩子都想为自己的母亲做点什么——尽尽孝心。我也常常这么想，可一直没有机会。

一次放假，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她嘱咐我下次回家给她买副老花镜，以便做点针线活。我满口答应，心里滚过一阵暖流——为亲爱的母亲办点事的心愿就要实现了。我怕有遗忘，还把这事记在了日记本上。

几个星期过去了，母亲托我办的事也忘了。当坐上归途的汽车回家时，我猛然想起老花镜的事，想下车却已来不及了。晚上，我到了家，母亲问我老花镜的事，我无言对答、愧疚不已。母亲看出我似乎有愧之意，便温和地对我说：“该不会是把我的事给忘了吧？只要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就好！”说完后，母亲便蹒跚地走了。但是，她刚才这简短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还萦绕在我的脑际。我何尝不是把

她的事给忘了呢？我走出房间，母亲的话又入耳鼓：“只要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就好！”啊，母亲的心是在这里！她对自己的孩子无甚苛求，惟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作为的人。

母亲的心愿在于此，而我的心愿又能在只为母亲做点事、尽点孝心呢？唉，我对自己的母亲了解太少了，我的思想太浅薄了、心愿也太模糊了。

我独自徘徊在如银的月光下，望着一轮澄碧的圆月，心里顿然开朗、明亮起来：该是奋发努力的时候了，应当抓紧时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趁韶华之年扎实基础，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中始终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的人。这既是生我的母亲的心愿，也是育我的祖国母亲的心愿，当然更是赤子的梦寐以求的心愿！但是，我终究还是要为母亲买副老花眼镜，让她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孩子是怎样地按她所期望的路子走，也让她更欣慰地饱览她终身憧憬的繁荣昌盛。到那时，站在母亲身边的孩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秋天到，秋天到，田里庄稼长得好。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葡萄一串串，柿子挂树梢。黄澄澄的是梨，红彤彤的是枣。秋天到，秋天到，地里蔬菜长得好。冬瓜披白纱，茄子穿紫袍，白菜一片绿油油，又青又红是辣椒。”也想起过去帮着父母抢收抢种的日子，想起64年前一个伟人在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的场景……此刻，一股温馨和自豪涌上心头。

走在丰收的田野，走进金色的十月。电视里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的场景闪现眼前，顿时热血沸腾，往日里那种压抑不适的感觉骤然疏解。遥望天际，隐约看到“神九”和“嫦娥”在空间飞行，隐约看见“北斗星”灿烂夺目，隐约看见“歼十”、“歼二十”矫健的身影……

沉甸甸的十月，丰收的十月，让人振奋，催人奋进。在金色的十月，我要写一首橙黄金艳的诗句，唱一首十月的赞歌！

国歌声中，我们走进了十月。

散文

走进十月

■尚纯江

昨夜，我沉浸在中秋节那浓郁的温馨与快乐之中；今晨，我在国歌的晨曲中迎来了金秋十月。在国庆节的庆典中，十月，拉开了她那金色的门帘。

走进十月，秋天愈发美丽了。

十月，秋高气爽；十月，云淡风轻。湛蓝湛蓝的天空，渐渐明丽高远。棉花般的云朵更加洁白，金色的阳光愈发温馨。柔柔的风、细细的雨、蔚蓝的天、洁白的云、金黄的菊、浓郁的桂、幽幽的河水以及雪白的芦花，构成了秋的美丽。看一看万里晴空，白云悠悠、一碧千里；看一看深邃迷人的夜空，月华如水、星光璀璨，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

十月，玉露生寒；十月，秋意渐浓。院中的那棵柿树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柿子，河边的杨柳在秋风中飘扬着稀疏的枝条。“一场秋雨一阵凉，十场秋雨添衣裳”。十月的秋，在秋风秋雨中渐渐凉爽起来。俗话说“二八月（农历）乱穿衣”，早晨，妙龄女子穿着短裙短裤，娉婷婀娜。而此时，晨练的老人已换上了长衫，在公园里辗转腾挪、载歌载舞。

十月，金风送爽；十月，硕果累累。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漫步在乡间小路，一阵阵大豆、玉米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望着田野里忙碌的农民，便想起那首儿歌：